

## 勇闖天涯路-3

### 南方壺

史丹佛大學位於美國加州，在舊金山的東南約 60 公里，差不多 1 小時車程。距高科技公司雲集的矽谷也很近。它占地 32 平方公里（8182 英畝），1 平方公里相當於 100 公頃，也就是它面積有 3,200 公頃。屏東科技大學的校地是台灣最大的，約有 300 公頃，高雄大學則有 82.5 公頃。以接連的校園而言，史丹佛的校園為全世界大學中最大者。民國 76 年，我第一次到史丹佛大學，去參加一隨機過程的研討會，就深為那優美的校園，典雅的建築，及寬闊的草坪所吸引。

比起 1636 年，在麻薩諸塞 (Massachusetts) 州劍橋 (Cambridge) 市創立之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史丹佛大學是個小老弟。大家都知道，美國是個移民國家。1620 年，那艘載著一群英國清教徒，前往美洲新大陸的客船五月花號 (Mayflower)，就是在麻薩諸塞州靠岸。遠託異國，望風懷想，難抑思鄉之情，新大陸的地名便常以家鄉命名。不只紐約 (New York) 為新 York，紐約市上方，美國東北那 9 州，就稱為新英格蘭 (New England)。那是是歷史不太長的美國，最早開發的區域。至於加州，則是在 1847 年的美墨戰爭後，為美國所得。並在 1850 年正式加入聯邦，成為美國第 35 個州。相較於東部那些自認文化源遠流長的州，加州起步算是很晚的。

心在南方

曾任加州州長，及美國參議員的李蘭史丹佛 (Leland Stanford, 1824-1893)，政治地位外，也是鐵路鉅子，家財萬貫。只是人總少有十全十美的，其獨子 Leland Stanford Jr. (1868-1884)，於歐洲旅行途中，因傷寒去世，時年尚未滿 16 歲。為紀念愛子，他投資興學。有一些關於史丹佛大學成立的說法。李蘭史丹佛夫婦曾拜訪若干長春藤 (Ivy League) 名校，包含哈佛大學、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及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等，表達希望捐款設立學院或博物館，以紀念其愛子。但這對來自遙遠的西部，太太穿褪色的條紋棉布衣服 (faded gingham)，先生則穿著便宜西裝 (homespun threadbare suit) 的夫婦，顯然未被哈佛大學校長放在眼裡。他以“至少要捐五百萬美金才夠！”回絕了這對富豪夫婦。只要五百萬？這對難以忘懷愛子的夫婦，遂出資兩千萬美金（今日幣值約四億美金），史丹佛大學於焉誕生。兒子過世隔年，1885 年學校召開第一次董事會，1891 年 10 月 1 日正式開課。第一年有 559 位學生，教師只有 15 位（生師比高達 37.26），其中有 7 位來自康乃爾大學。而因史丹佛大學的成立，其所在地，後來便稱做史丹佛。

由於是紀念兒子，我們通稱的 Stanford University，其全名是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這點知道的人可能並不是太多。民國 80 年 7 月，那時我在中山大學擔任系主任。我們系上提聘一位擬 8 月起聘的教師。他是史丹佛畢業，已回國在元智大學任教。我們以為將爭取到一位名校畢業的教師，沒想到校教評會召開的半小時前，秘書室來電，說校長質疑這位擬聘教師，其畢業的學校，究竟是什麼大學？我拿

出他的畢業證書，仔細看那個蓋著校名的戳。只見除了 Stanford University 外，又有 Leland 又有 Junior，原來是“小李蘭史丹佛大學”。在我國傳統裡，為小孩命名，常會避長者諱，不會取相同的名。歐美人士，則屢有取與長輩一樣的名字，以為紀念。甚至還有父子同名，只是兒子加個 Junior。中文裡稱為“小”，如小約翰，有時稱為二世。有 Leland 在前，已令人覺得像是仿冒的 Stanford University，後面再加上 Junior，不就成了幼校？有如台灣的空軍幼校。我趕緊打電話給這位教師。聽了他簡短的說明後，我立即跑去找校長解釋。我還拿著他畢業前所發表的論文抽印本跟校長說，你看作者地址的城市是 Stanford，一個小城裡是不至於有兩所大學的。那位中山校長是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 MIT) 博士，回台前在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任教多年，但也沒能弄清楚史丹佛大學的全名。經我證實這是正牌史丹佛大學後，他還好奇地拿起他自己的 MIT 畢業證書，看上面的正式校名是什麼。後來這位教師順利到中山大學任教。

今日在很多世界大學的排名中，史丹佛都高居前五名。歷來鉅富不少，當過州長，參議員或總統的也一大串。不論生前多輝煌，影響力多大，最後都煙消雲散。正像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贊”中所說“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如今將對兒子之愛，寄情於興學，並努力經營，使其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原本只有一個兒子，却不幸早世，斷了香火。但每一戴上史丹佛大學方帽的，不就是一小史丹佛嗎？愛子的精神，將永遠流傳下去了。西方

心在南方

人對於愛，對於永恆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這次我的學生 P 得到 J.E. Wallace Sterling Award。在列出所有得獎人的那份資料中，特別說明：

The award is named for the distinguished former President and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J.E. Wallace sterling. It was during his tenure, from 1949 to 1968, that Stanford achieved national prominence, in part through his efforts to create what he called “steeples of excellence,” clusters of top scholars that would attract the best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世界上各國大學衆多，是不乏歷史悠久，根基深厚者。要將一所新大學辦成全國，甚至世界一流者，真是談何容易？國內有些大學，剛設立時意氣風發，招生宣導時打出“北台大，南 XX”。即使幾年後還宣稱“要讓學校成為…”。只是不知何時起，已絕口不再提大志了，辦點這個班那個班，守著一口小井，就心滿意足了。梁啟超說“言志已酬便無志”。至於若不言志，就不知是什麼了？我們曾提到 Lewis Carroll 所著的“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中有底下一段：

It takes all the running you can do,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 If you want to get somewhere else, you must run at least twice as fast as that! (你必須盡全力跑，才能維持現狀。但如果你想到達別的境界，

至少要比盡全力還快一倍！)

在眾多力爭上游的大學中，辦學真是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何況想居於鰲頭？但史丹佛大學做到了。當年拒絕史丹佛先生捐贈提議的哈佛大學，反而造就了今日東哈佛，西史丹佛的各領風騷。俯今追昔，史丹佛大學認為，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擔任校長 19 年的 Sterling 先生，居功厥偉。在他任內，延聘最頂尖的學者，以吸引最好的學生，因而使該大學聲望扶搖直上。Sterling 盡了力，而史丹佛大學的師生，在他卸任後 40 年，仍感念他的貢獻，設獎紀念。相信 Sterling 在天之靈，亦感慰藉。

每位得獎學生的名字旁，同時列出他所推薦的中學時代老師名字，及任教學校，與所在地。頒獎是在餐會中進行。先由學生的一位史丹佛教授介紹這位學生，然後學生發表感想，再由中學老師講講學生，過程非常溫馨及生動。學生與其中學老師都得到一個獎牌。老師的獎牌上寫著：

J.E. Wallace Sterling Award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cknowledgement of XXX for contribu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for exceptional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career of XXX...

史丹佛大學塑造出一飲水思源的氣氛：讓大家清楚這個獎是因何而設，及感謝為他們教出優秀學生的中學時期之老師。至於每位學生的那位史丹佛大學教授並沒有獎牌。也許想法

心在南方

是將學生教好，本來就是大學教師的責任。而史丹佛大學是否真將學生教得成功，也許就留給他們下一階段的學校（或公司等）來評斷。

全部 23 位得獎學生中，雖有好多位是亞裔，但却只有兩位中學不是在美國唸。一位當然是高雄中學畢業的 P，另一位則來自韓國那所赫赫有名的民族史觀高等學校 (Korean Minjok Leadership Academy, 簡稱 KMLA)。KMLA 與大元外國語高等學校 (Daewon Foreign Language High School)，可以說是韓國兩所最著名的留美先修學校。今年 4 月 27 日的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有一則標題為 “Elite Korean Schools, Forging Ivy League Skill” 之報導，介紹這兩所以美國名校為目標之韓國貴族高中的魔鬼訓練。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目前共 103 位韓國學生，其中大元及 KMLA 的畢業生就有 34 人。由於文化差異及語言限制，高中畢業才到美國唸大學，而能成為優秀畢業生，其實相當不容易。我很替 P 高興。

參加史丹佛大學的這項頒獎典禮，令我印象深刻，有很多值得學習效法之處。百年樹人，身為老師，也許我們該時時刻刻為學生的長遠發展設想，而非僅著重眼前或近期之表現。另一方面，能終身待在教育崗位，作育英才，又是多麼的珍貴。(97.05.27)